



**童元方** 東海大學講座教授

**哲**學博士，畢業於哈佛大學。曾任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東華學院教授兼語言及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現為東海大學講座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中文著作有《一樣花開——哈佛十年散記》、《愛因斯坦的感情世界》、《選擇與創造——翻譯論叢》、《閱讀陳之藩》等，並譯有《愛因斯坦的夢》、《情書：愛因斯坦與米列娃》等書。英文著作有：*Two Journeys to the Nort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etic Journals of Wen T' ien-hsiang and Wu Mei-ts'un.*

在哈佛讀書的時候，很喜歡去哈佛燕京圖書館三樓的善本書室看書，那兒有一種寧靜的氛圍，讓人心安。每次查書，遊走在各種書籍之間，覺得與古人特別親近。在這些宋版、明版、清版的藏書之中，有幾層書架擺的不是一本一本，而是一袋一袋的書，一色的金黃。上面標示的是「大藏經」三個字。是原版的書罷，我心裡肅然起敬，卻從來沒有看過黃口袋裡的書是何模樣。除了善本珍藏的意義，我腦中不免飄過一個念頭：雖說整天在看書，除了兒時家中的一本線裝《六祖壇經》，在美讀書時看過哥倫比亞大學版 Burton Watson 所譯的《妙法蓮華經》，還有極短而易於背誦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之外，我大概沒有甚麼機會再與佛經結緣了罷？

離開美國去香港，到了香港中文大學教書，不在中文系，也不在英文系，卻是在翻譯系。在所教各課中，有一門翻譯史。概論之後，我一定專講幾堂佛經翻譯，有兩個人更是我非常佩服而虔心講授的：一是姚秦時的鳩摩羅什，一是初唐的玄奘大師。都是從譯者與譯經的角度切入的。

羅什所譯文字典麗，讓我時常想起之前陸機的《文賦》與之後劉勰的《文心雕龍》。其華美蘊藉使繁複顯出了層次，禮麗表達了豐實。咀嚼之際，齒頰留香。玄奘大師我最初的認識，自然是來自《西遊記》。小時候總是奇怪：為什麼三藏師徒四人西天取經之際，穿梭西域各國邊境竟然沒有語言的問題？與十方土地固然溝通無礙，妖怪也講人話，雖然一言不合

即打將起來。但是閱讀的重點在於行路之難與苦，所以主戲就落在為安然度過八十一難而解決問題的孫悟空身上。對三藏法師以念金箍咒來規範行者不免心生怨懟，也就不明白他從中土西行，面對黃沙與白雪的重重險阻，穿越大漠與高山，以求經弘法的初心與壯志。反而是在教佛經翻譯的課上，細細研讀他「五種不翻」的譯經原則，真實世界裡的玄奘大師遂逐漸浮現出來。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三藏文字的質樸，有時質勝於文，可以視為當時的翻譯體。無華是他追求的目標，與羅什的有華成了旗鼓相當的對照。譯經的手法不同，弘傳的心志則一。

我的哈佛同學卡哈爾，博士論文探討的是十世紀維吾爾文的《西遊記》，當然是明版成形前的早期譯本。原文不是現在通行的維吾爾文，而是維吾爾的古文，卡哈爾稱之為維吾爾文言文。內容自是以《大唐西域記》為主。他提到玄奘於貞觀十九年回到長安以後，先在宏福寺，後在慈恩寺。為了感念唐太宗建造大雁塔讓他譯經，玄奘曾上表謝恩。卡哈爾說請教了許多教授，但多對謝表不甚明瞭，希望我幫著看看。這是玄奘在漢譯佛典之外，我讀到他的第一篇俗世文字。記得那第一眼的震撼，若不是在燕京圖書館，我一定忍不住大叫起來。這出自比丘的手筆，其堂皇富麗，有儀典的莊重；其璀璨輝煌，有宮闕之藻采。使我心旌搖動，以致浮想聯翩，剎那飛往敦煌石窟裡的壁畫。我頓時悟出了：只有金碧錯采方能烘托出大唐恢宏的氣勢；也只有自北魏以來中土民族的融和與佛教文化的傳入所凝聚的魂魄，在大

唐展現了颯爽的英姿。所以玄奘大師的雄偉剛健反使他可以落盡豪華，以樸實真淳的風格譯經，在鳩摩羅什之後，另闢新天、另創新局。

這門翻譯史課開給研究生，也開給大學部。教法上角度、深淺略有不同。我曾想過：為免一開堂就用大家因誤解而生成見的文言文，來上所不熟悉的佛經翻譯，不如跳過去，直接进入十九世紀，從嚴復的《天演論》與林紓的《茶花女》講起。但對於從五世紀到七世紀兩百多年來中國第一次大量譯經的年代，如何可以視若無睹呢？還是得從佛經翻譯開始。我每每在第一堂介紹課的內容時，先請求大家諒解我根據時序，一定要先講佛經翻譯；並請大家耐心與我一起推敲所選出的佛經譯文。有羅什的，也有玄奘的。當時中大本科仍行三年制，沒有想到一位畢業班的蕭世昌同學不怕困難，一心想要研究鳩摩羅什與玄奘大師的譯場，我說題目太大，只能二擇一。他後來以羅什的譯經為題進入研究所，我也成了他的論文指導教授。

世昌的論文聚焦於西元四〇一到四一三年間羅什在長安的譯場。他不怕困難，願意精讀羅什的文言譯本，鑽研翻譯時「化梵為秦」所呈現出來的華麗的文字風格。在敘述五世紀初羅什的譯場時，世昌盡可能還原當時譯經的場景，而以《維摩經》為例，由支謙、羅什和玄奘三個漢譯本為主，再輔以《梵文維摩經》、《注維摩詰經》以及經序、經錄等歷史材料，來探討以上各人的譯經方法。

羅什終身譯經，他的翻譯理念是什麼？方法又是什麼？世昌為追究原文與譯文的關係，每個星期從中大奔赴港大，修習梵文。在他研讀《維摩經》時，在《佛光山電子大藏經》的網站，看到了《佛光大辭典》。這電子版的大辭典為他提供了佛學的知識背景，譬如廣義的「偈」，包括了「伽陀」與「祇夜」，可以通過研究偈句，兼論譯場如何處理這種文體。電子版無遠弗屆，解決了不少寫論文時尋書的問題。

由這三本《維摩經》漢譯互參，應是同本異譯；另兩本是「梵本」。佛經翻譯研究最大的難題在於大部分的佛經難覓原典，而上文所提到的《梵文維摩經》是日本學者於一九九九年七月在西藏布達拉宮發現的公元九世紀的梵文寫本。日本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的梵語佛典研究會於二〇〇四年將寫本轉寫為拉丁文，二〇〇六年校訂之後，即名為《梵文維摩經》。這個梵文原本的電子版，是美國西來大學致力蒐集的藏傳佛經，也是佛光山贊助支持的，其網站可以連結到西來的網站。因為有了這個梵本，漢譯才能與之做文本對比，用《維摩經》為例，大致條理出鳩摩羅什的翻譯手法。

星雲大師是天生的領袖，具有一種高瞻遠矚的眼光，又有將之付出執行的魄力。我們看他「編藏」的因緣，從出版《佛光大藏經》、《佛光大辭典》到把大藏經數位化，再到佛經翻譯，不論是藏傳、漢藏、把經典譯成白話，還是譯成外文，上下四方，縱橫交錯，都是把弘法推向新的層面與新的高度，在全球化的時代，於東來、西遊之外，投入無數心力，在

看不見的網路上傳向世界。

我這個學生蕭世昌以《鳩摩羅什的長安譯場》論文獲得香港中文大學的哲學碩士學位。因為論文寫得非常好，我很想這篇論文可以出版，打算寫封信問問星雲大師。那時我的先生陳之藩教授已經中風臥床，身體癱瘓，口齒不清。他十分艱難地緩緩對我說，這封信由他來寫罷。我明明可以自己寫啊！許是陳先生的說不出來的誠懇，對我，還有對世昌的心意，對羅什千里跋涉、自天竺東來長安的敬佩，唯有雙劍合璧，才能成全。於是陳先生念一句，我寫一句，把此千重萬重的鄭重，一一化入紙箋。終將此信連同世昌的論文，青天碧海，從香港的沙田寄往高雄的山巔，送到星雲大師的手中。視力已然模糊的大師是聽人一字一句的念出來的。《鳩摩羅什的長安譯場》就這樣出版了。

我親身所經歷的這個出版故事還有後話，就是大師欣賞學生的勤謹努力，而致贈了一筆獎學金。驚喜之外，大師立人、樹人的風範，令人感念。現在世昌自己已是助理教授，在香港的學院教授佛經翻譯，並在數位化的領域中以佛經為例，作更深更廣的比較研究，比如《金剛經》、比如《法華經》，並擴及其他的梵本。

翻譯不只是從一個語言轉到另一個語言，而且是從一個文化轉到另一個文化，漢譯佛典於千載之下，早已有了自己的生命。許多經義沒了原本，反而要藉漢譯再翻回梵文。「編藏」是佛教史上的大事。從宗教上看，可以跨越語言與文化的邊界，使佛法得以廣傳；從知識上

看，可以詮釋東西交通史上不同文化相遇時激盪出來的火花，使人間佛教與傳統佛教的語境得以融和並發展。而實際上的編纂工作，如此大規模的文字工程，主要由女眾比丘尼來承擔。換言之，星雲大師將「編藏」的大任託付予比丘尼，更是另一樁石破天驚的大事，足以與佛光山開闢地之事蹟分庭而抗禮。其在女子教育上的意義，可能是日後另一個應該深入探討的課題。



《心經》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我們的生命可以流注於物質世界裡，

此即所謂「空即是色」；

無窮的萬物也可以和我們的生命結為一體，

此即所謂「色即是空」。

所以佛教講到世界，是無量無邊；

講到眾生，也是無量無邊；

講到生命，不但無量無邊，而且是無限永恆。

——《當代人心思潮·自然與生命》